

史籀篇疏證

史籀篇疏證

丁卯寒露節

海甯王氏校印

史籀篇叙錄

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時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說文解字叙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又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

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

又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今所無也
衛恒四體書勢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
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魏書江式傳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顏師古急就篇注叙昔在周宣粵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

大篆

張懷瓘書斷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
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
施之無窮甄豐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
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
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案許慎說
文十五卷九千餘字適與此合故先民以為慎即取此而
說其文義

唐元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
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
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

叙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
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倉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建
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許慎纂說文復
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
篇即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奭旬姚三字下均引其書蓋
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也史篇為字
書之祖故倉頡以下亦蒙其名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
小學史篇者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揚雄傳史篇莫善
於倉頡作訓纂揚子法言或欲學倉頡史篇此皆以史篇
為字書之通名猶漢時閭里書師呼爰歷博學二篇為倉

頡魏晉以後并呼揚雄班固賈飭之書為三蒼六朝以後
呼字林為說文也然其名固自史籀篇出唐元度謂此篇
廢於晉世而自許君以後馬鄭諸儒即不復徵引蓋自三
倉盛行此書之微久矣厯城馬氏國翰舊有輯本頗多違
失陽湖莊氏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自為一家言專輒尤
甚最近瑞安孫氏詒讓古籀拾遺吳縣吳氏大澂說文古
籀補但多記古器異文不以銓釋籀文為主今就說文所
錄遺字疏通證明之而論其最要於篇首覽者詳之一史
籀為人名之疑問也自班志著錄以史籀為周宣王大史
殆本之劉許書从之二千年來世無異論顧獨有疑者說
向父子

文云籀讀也

方言抽讀也

又云讀籀書也

毛詩鄘風傳云讀抽也

古籀讀

二字同聲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

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遣之日

讀誅小史職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卿大

夫之喪賜諡讀誅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策命

之謂讀策書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

士喪禮主人之史讀賁公史讀遣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

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嘗麥解作筴許諾乃

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

作筴內史之異名余有書作冊考

繇即籀字左傳

之卜繇說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繇本作籀逸周

書之繇書亦當作籀書矣籀書為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

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

二字以名其篇

古字書皆以首二字名篇存者有急就篇可證推之倉頡篇首句當云倉頡作書爰

歷博學諸篇當無不然觀詩書及周秦諸子大史籀書猶大抵以首二字名篇此古代名書之通例也

言大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者之人其官

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倉頡篇其

時去漢甚近學士大夫猶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為古帝之

所作以倉頡篇為倉頡所作無惑乎以史籀篇為史籀所

作矣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

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一

史籀篇時代之疑問也史籀之為人名既可疑則其時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於說文者僅二百二十餘然班固謂倉頡爰厯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亦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攷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

篆文詛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設參刪憲四字則同籀文篆文固取諸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篇之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書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於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同殷周古文當為古書

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甚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時之書此可疑者二也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為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不獨因時地而異即同時同地亦復不同故有一篇之書而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氏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不異者固多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之字有

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羅參事

振玉

殷商貞卜

文字考謂史籀一書亦猶倉頡爰厯凡將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其識卓矣此可斷定者一也

一史篇字數張懷瓘書斷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叙也說文叙引漢尉律諷籀

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

倉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至史

篇文體段氏王裁據說文所引三事

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叔下云史

篇讀與岳同姚下云
史篇以為姚易也

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說中

語然據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說解如燕召公名亦得由
文義知之苟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召公之名苟假
甸為岳便可知甸字之讀苟姚易二字連用便可知以姚
為姚易字不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為史篇說解中語則
說文引倉頡訓纂倉頡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
倉頡則其引解說中語亦當如為禿无諸字下徑稱王育
說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
之倉頡篇倉頡篇據許氏說文叙郭璞爾雅注所引皆四
字為句又據近時敦煌所出木簡又知四字為句二句一

韻倉頡文字既取諸史篇文體亦當倣之又觀其牆二文
知篇中之有複字觀雱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倉
頡諸篇同此可斷定者三也此二疑三斷關於全書之宏
惜故書以弁其首世有達者董而教之若文字之變化正
誤則散見於各條下茲不贅云丙辰二月朔書於海上寓
居之尚明軒

又其知之者爲中有周且召使無使可知其意之爲無使
司馬使司馬司馬之請有執易二字運用便可知其意
易之易陽陽爲女也矣若以此三事爲史爲說解中意則
難固最良也吾蘇之終末皆云此舉之難而無其難也王
留題書以并其音母其書者書而錄之者天子之寶也王
師書藏同出下德其書三書此上疑其難而無其難也
漢書卷五十四上書列傳第五十四上書列傳第五十四
諸侯諸侯天子之寶也天子之寶也天子之寶也天子之寶也

史籀篇疏證

王忠愍公
遺書內編

海甯王國維

雩

說文解字二部旁溥也从二方聲闕雩籀文按魚

部魴下重文魴大徐本云魴或从旁小徐本云籀文魴

从旁如小徐本是則籀文固有旁字而以雩為旁者假

借字也雩之本義為雨盛詩曰雨雪其雩

毛傳雩从雨
盛兒

方聲

褖

說文解字示部褖吉也从示其聲褖籀文从基案

籀文褖从基知基亦籀文許君於基下不云籀文者與

篆文同說文本叙篆文合以古籀古籀與篆異者出之